

## 烧烤与『古文字学』

□王觞

淄博的烧烤火了，但很少人知道烧烤其实有非常悠久的历史，而且完全可以从古文字学的角度进行一番考察。

这个考察，需要从人类吃到的第一份熟食开始。根据社会学家对原始社会的考察，人类最早的熟食可能就是烤肉。这个时间节点，甚至在钻木取火之前，人类很可能就是为了天天能登上烤肉而发明了取火技术的。

这一点，在古文字学上也有体现，比如考古发现的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就有“火”字。早期的烧烤非常不讲究，大概是直接把动物的肉割成小块就拿去烤了，都不去毛的。

后人把这种工艺称之为“炮”。东汉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记录了这个情况：“毛炙肉也。”——古人用火加工中药、使其改变药性的工艺也被称为“炮制”，可见古人对火的利用非常充分。

“炮”这个字出现得比较晚，可能是为了区别于另一种烧烤，比如用去掉皮毛、收拾干净的肉进行烧烤。

在古人对烧烤这一行为开始细化之后，把收拾干净的肉烧烤后往往用于祭祀。古人把这一行为称之为“燔”，与那种粗劣的烧烤“炮”，完全区分开来。

可能是烧烤这个事太重要了，后人又专门造了一个汉字来表示，这个字就是“炙”。“炙”的上面是肉的象形，下面是火，很形象地表达了烧烤这一行为。

《礼记》记载：“炙，贵之火上也。”贵的字源是“𠂔”，“𠂔”就是把东西串起来的意思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𠂔，穿物持之也。”

所以，贯就是把东西串起来。我们今天说贯



汉画像石《庖厨图》

一口老井，是赵庄最绵长的记忆。听老一辈的人说，井是立村的始祖们留给后人最宝贵的事物，也是如今唯一留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印记。600多年的岁月里，她同五谷杂粮一起，喂养着一个村庄的日益繁衍。

井深8米多一点，井筒直径米许。井口是巨石砌成的。石是我们这一带特有的青石，质地坚硬。四块大小相当的石头围成一个正方形，高出地面20多厘米，将井口包在了中间。年复一年，井口的石头不知磨断了多少绳索，也被绳索磨勒出一道道深深的沟痕。用手抚摸这些沟痕，坚硬而柔滑，像极了沉默不语的时光隧道。

井水是甘冽的，把一茬茬的人都喂养得白白的。家家户户盛水烧水的器具，从崭新用到衰败，都留下一点水垢。更让人惊异的是，不管是旱灾之年还是雨水充沛之年，井里的水位都不降不升，取之不尽。有人说这井是凿在了一条最好的水脉上，所以才能得此神奇。这是一种巧合，还是先人的智慧？

井在村子中央地带。一户户人家围井而居，不断增加，就像井底的水纹一圈圈往外荡漾。井边有棵老槐树，传说也是先人栽植的，后经考证，并不如此，先人栽下的那棵早已灰飞烟灭，这棵是后人栽植的。位置还是那个地方，树却一棵棵地续栽过很多次。就像一茬茬人的薪火相传。古槐最低的枝桠上，常年挂着一根井绳，谁家来打水都用它，省却了自带绳索的麻烦。井绳也像这古树一样，一根根地换过很多次，但是没有人知道新的绳子是被谁家换上的。

井绳原本是专用的，却也出现过一次意外。那年村里一个叫兴福的青年因为恋爱失败，生了自杀的念头。兴福的恋人是同村的小华，俩人青

梅竹马一起长大，感情一直不错。可是，后来不知怎的，小华竟然跟公社里的一个小子好上了。那小子虽然只是个临时工，却整得油头粉面，与庄户人的邋遢自然不是一个样。兴福极力挽留，小华却去意已决。兴福苦情至极，竟然去自杀。原本是想投井而尽的，站到井边却怕玷污了那水，就用古槐上的那根井绳把自己吊了起来，好在没到咽气就被人救了下来。

获救之后的兴福一下就想开了，不再沉湎于旧恋情，一门心思地勤劳致富，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。论辈分，我管兴福叫大叔。有一次，我到他家玩，他知道我爱舞文弄墨写点东西，就跟我谈了很多人生感悟，特别能引发感触。譬如谈到他那次自杀，他说有些东西不管你再怎么执着，上天都会有办法让你松手的。

古井的日子一天天老去，又一天天鲜活着，就像里面的水，日日更新着。如今，虽然家家户户都安装上了自来水，但还是每天都有人到井里来取水，因为她的水质，比自来水要清冽甘甜得多。

每次回家，我都会带回两大桶，舍不得随便用，只用来泡茶，自以为用这水泡出的茶，才是茶的真味道。不只是我，村子里很多在外地生活的后生们，但凡回家也都会带些井水回去，有车的用大桶，没车的就用饮料瓶子装一点。正因为这个原因，每到节假日，老井边会特别热闹。一个个被生活散落出去天各一方的游子，往往就会在老井那里重逢，守着老井说说各自的辛酸苦辣。

老井不语，人自用情。古槐上的那根井绳，更新的速度也快了很多。新的井绳挂在那里，旧的却不知去向。



汉代石像《宴饮图》拓片

穿、贯彻，用的其实是这个字的引申义。

“炙”字还有个更早的写法，就是“𩚑”。我们有充足的理由，相信“𩚑”字很可能就是最早的烤肉串。它的左边是“炙”，这不必说了。右边的字形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有一个“木”字，中间可能就是小肉块。

我们知道，战国后期铁器才开始普及。在这之前的漫长时期里，金属少而贵重，而且冶炼、加工技术并不高，所以铁签子或铜签子哪怕是有，也很难普及。那么，用木制的签子制作肉串，也就是大概率事件。

所以说，“𩚑”的意思，应该就是烤肉串。

可能国人太喜欢吃了，以致这一行为被汉代人做成了石像。我们今天有幸，可以透过一些考古资料，略窥当时的盛况。徐州汉画像艺术馆就收藏了一幅汉代石像《宴饮图》的拓片（上图）。

从这幅图片可以清晰地看到，古人拿着肉串在炉火上烧烤，旁边或坐或站的人，似乎很有耐心地等待着，甚至隐隐有一点很期待的感觉。

这种饮食文化在汉代就已经非常普遍了，以致很多大型宴会或聚餐中，都有烤肉串出现。比如临沂五里堡出土的汉画像石《庖厨图》（左图），就生动地刻画了这一历史画面。

近两千年过去了，透过文字，结合考古资料，对古人的烧烤活动，让人依然感到熟悉而亲切。

从文化的角度，或者说淄博的烧烤不仅仅是一种口腹之欲，更是历史跨时代的热切相拥；人们吃在嘴里的是烤串，咀嚼的却是千年味道，古老而鲜美。

## 村里的老井

□张克奇